毛詩要義

一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

陳譜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愼曰陳者大皡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皡又號虙戲故運亘之虙戲即伏犧

一武王封閼父之子胡公備三恪妻以大姬

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

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
大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
閼父爲周陶正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爲周陶
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舜
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
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
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
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
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

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

莫公閔父之子不封閔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
閔父已喪故也

三 杜預陳杞宋三恪案樂記則薊祝陳
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六三
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
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
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
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
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
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
㊃陳在豫州之東西東不及外方孟豬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
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
菏澤被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
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
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illegible]

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
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
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
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
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
麋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

箋大姬好巫覡歌舞民俗化之

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
而為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于[illegible]

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

六當厲王時幽公政衰而陳變風作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二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

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枌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

㊀史記蔡爲佗殺免佗非五父蹻爲利父等皆謀

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

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栢公大子免而立佗是
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
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
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
公利公者栢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
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四十
五年卒子款立是爲穆公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
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之
世系春秋栢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盖見公羊傳云陳佗淫獵

宛丘

湯也鄭湯浪

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八 毛以子之湯斥大夫鄭斥幽公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

諸侯之
臣亦呼
君曰子

亂此序主剌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
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
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者斥昭公明此
子止斥幽公故易傳

十 鷺有朱有白今爲舞翳其白羽
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可以爲
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舂鉏郭璞曰白
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

十一 皆樂鷺 白鳥舂 鷺羽爲 脻攡曰 白鷺縗

脻攡名之曰白鷺縗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閒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二十 缶瓦器可以節樂可以汲水盛酒

十二

離爻取

弁星形

契缶比

以弁星

蓋浮器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盎謂之缶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盎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

素門
之粉

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十四 應劭謂因井爲市故曰市井

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

之不然

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

【注】孫以王父字為氏此子仲必以祖為氏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
箋云之子男子也正義曰云子仲之子猶云彼
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
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
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
【十六】越以鬷邁言於以總集而行
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鬷假無言爲總集
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總謂男女總集而
合行也上意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

徃從男故云曰徃矣謂之所會之輿

【十七】衡門誘掖傳公謂前導而傍扶之

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

【十八】毛以衡泌與小可以大鄭以洋洋與大賢

毛以爲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觀泌水

樂飢　泌毗必力召反

二十

王孫皆樂道忘飢鄭謂以水療飢

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
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
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
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
以與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
「〔疏〕門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言淺
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
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
息也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

疏一 發亂臨 水嘆逝 孔云不 可以逝 川喻老 釋旨 下水以

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爲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瘵飢則是以水治飢飲水可以瘵渴耳而云瘵飢者飢久則爲渴得水則亦小瘵故言飢以爲韻

何必姜子可妻亦取貞順而已
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箋
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
東門城門故池爲城池
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

六四 漚麻如考工漚絲楚曰漚齊曰湊

考工記㡛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忍也湊音烏禾反

六五 姬姜為婦人美稱

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

〔六十〕紵亦麻今南越紵布用此麻

漚紵正義曰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歳種也荆楊之間一歳三收今官園種之歳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忍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七十〕未漚爲茅已漚爲菅宜爲索

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陸璣疏

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八六 家語荀董毛昬以秋冬孟春鄭唯仲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正義曰此刺昬姻失時而舉楊葉爲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爲昬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爲昬無正文也邶風云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
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
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
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
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群生閉
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
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
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
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鄭言楊葉

泮泮三月中者自言華盛之月不以楊葉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未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巳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内諸言昏

月皆各從其家

【疏】親迎用昏今明星煌煌猶不至

傳期而不至正義曰毛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

傳嫌此時女至故辯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迎至煌煌然正義曰

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爲異人之色故

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述】陳佗殺大子免毛亦謂弒君

惡加於萬民焉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弒君也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免為大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弒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illegible]

於弒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

【二卅】墓門棘斧可斯之與佗無良師傅陷於罪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傅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昔久也箋云巳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

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

塋域謂之墓墓有門

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

鴞即鵩漢供御各隨時惟鴞常御

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鴞即土梟非也陸璣䟽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

所賦鵬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羞臛又可爲羹
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鶚冬夏尚施之以其美
故也

有　鵲巢

【疏】防鵲卬苕與宣公信讒故讒集
防有至惕惕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
卬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
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
鵲鳥往巢焉卬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
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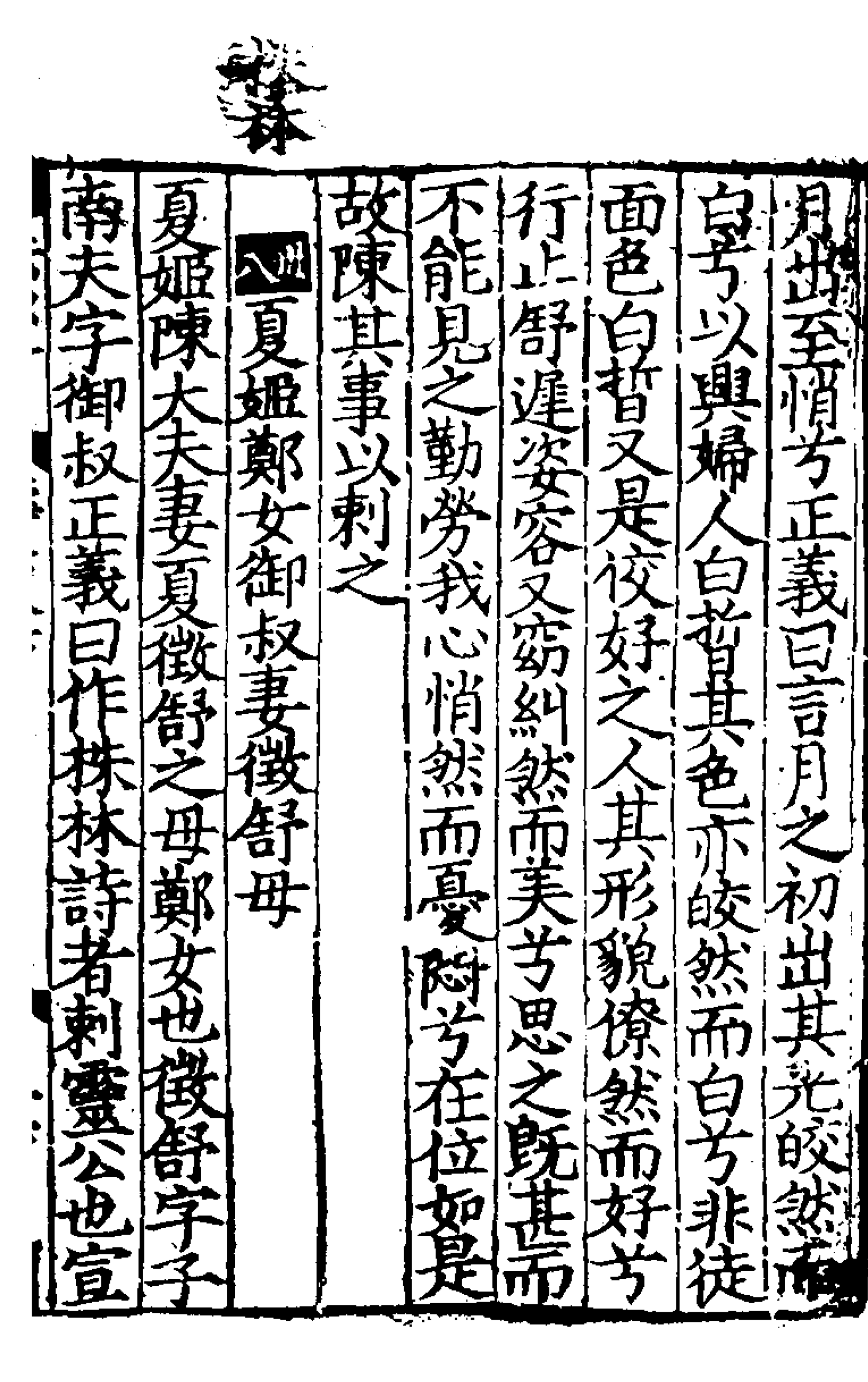
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

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

【傳】廟中路謂之唐與陳及堂塗皆一

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廷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

【[illegible]】月出興婦人白晳



月出至悄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
白兮以興婦人白晳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
面色白晳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
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
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附兮在位如是
故陳其事以刺之

夏姬鄭女御叔妻徵舒母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
南夫字御叔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宣

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illegible]徵舒以祖夏爲氏夏姬從子稱

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

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
南以氏配字實從夏南之毋言從夏南者婦人
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

上四 乘駒大夫制我駒謂孔儀從君

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
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
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

澤陂

一四 荷是大名葉葉本華實根各名

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

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孫炎曰皆分
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
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
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
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花名或用根
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
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裹白子為的的中有青
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
為芙蕖不言與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illegible]

人見此有蒲與荷其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貴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卒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

四傷無禮何至涕泗箋易傳為思美人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經傳言隕涕出涕皆

謂淩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

三四 鄭滅檜處祝融之墟

檜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愼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

[illegible]

[illegible]實同 [illegible]以重黎 [illegible]祝融 [illegible]遷謗

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焉遷謗也尚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丁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

[illegible] 檜在外方北滎波南溱洧之間

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
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
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
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
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案澤
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
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
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
[illegible]祝融八姓之一又處其地

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蓋
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莒
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秃
姓舟人也妘姓鄅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
姓無後也通楚爲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
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
之中又有鄅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
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

四十

史記重黎為一人又吳回為重黎皆[illegible]

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史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以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

爲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其言出其後亂其地

四 檜無世家詩止四篇意感幽厲時作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

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
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
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
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王夷
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
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
左傳魯爲季札歌詩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
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
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檜在密縣北北鄰於東虢

其國北鄰於虢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皐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皐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内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譜

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也
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
西虢在弘農陜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
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疏 臣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由
檜國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
理其國家而徒好僣潔其衣服逍遥遊戲而

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illegible]
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大夫正法有去君之
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
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
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
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
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
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
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

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玦

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

二五 檜君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好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

晉 先言遊燕後言朝見檜君不能

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
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
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
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
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
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
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
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
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

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狐裘也案玉藻云

四 大讀與 [illegible]異 衣弁亦 不同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以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

諸侯服狐白裘在王朝在國視朝則否

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游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

〔五〕游燕之服無文不過玄端深衣

逍遥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群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

七五 七月公堂謂學此堂正寢之堂

傳堂公堂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

[illegible]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illegible]

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

八 日照曜羔裘如膏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九五 三年之喪箋獨云父母舉重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正義曰喪服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

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喪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如主為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

衣服始 祭無韠 從裳色

衣黃裏纁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
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
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
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二六 王鄭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庶幸也素冠練冠也
棘急也欒欒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
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
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慼之人形貌欒

欒然瘦瘠也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旣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期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

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戚者其人必瘦故以欒欒爲瘦瘠之貌定本毛無瘦字箋喪禮至重者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朞即釋服三年之喪纔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旣祥之冠玉藻曰縞

冠練布
爲之而
經傳無
以布爲
素

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緩舒緩發於喪禮故作者覩幸見此素冠哀慼之人形貌瘦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

【六四】鄭以素衣亦祥服亦謂素麻布

庶見素衣兮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

者謂素裳也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
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
此白布喪服變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
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
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
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從裳色故大祥
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
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緝
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諸

侯君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

[illegible]毛引子夏事與檀弓異鄭不辯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illegible]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illegible]

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
君處觀其行也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
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
制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
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先王制
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
得並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
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

有

萇楚喻人少而端慤長無情慾

萇楚 萇扙 銚過 匪風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愨則長大無情慾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六八 發發非有道之風偈偈非有道之車

匪風至怛兮正義曰此時周道既滅風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

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嘌貌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

九 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漑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人偶能輔周道

七十 誰將西

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正義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

一七 甑鬵鍑 一器耳魚不用甑與釜連言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鍑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涼州謂甑為鍑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是則鬵是甑非釜類耳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

二七 曹在兗州陶丘北漢為定陶縣

曹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

三七 曹在汶南濟北雷夏菏澤之野

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illegible]

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兖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

【四七】曹以堯舜所歷而民化夾於魯衛寡難

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

七五 讀侵長 覇王曹 小而 不敢侵

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長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言其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

七六 周政衰而曹君奢變風始作

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

大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宫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穀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狛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稟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為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

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

蜉蝣

七 蜉蝣渠略朝生暮死可噉

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莫死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莫死豬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

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七八 蜉蝣掘閱興曹君臣衣鮮潔

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興昭公群臣其麻衣鮮絜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爲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

七九 衣裳皆布而白唯深衣升數無文

八十

諸侯之

服深衣

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皆布而色白如雪者唯深衣為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己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為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

子素大　祥無飾　庶　昆弟父　卒爲母　大功

禮記深衣之篇説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爲而彼注以麻衣爲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麤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

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候人

八 賢者為候人而小人佩赤芾者三百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八候人送迎賓客環人掌訝職掌異

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其職又

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竟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竟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逆賓客者環人掌執節道引使門關無

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

四八 經傳不見芾別制傳以韍釋之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者不同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珩珮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大夫以上赤芾又得乘軒

八六

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與左傳合

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大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
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
此三百丈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
之狀

七八 鵜在梁必濡與小人在朝必亂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也梁水中之梁鵜
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
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八八 鄭鵜在梁當濡[illegible]不濡梁其當

毛以爲維鵜鳥之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

八九 朝隮言雲薈蔚雲興貌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

也隮升雲也正義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薈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

十九 鳲鳩均一君子執義一則用心固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言
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
也素冠云我心蘊結又謂憂愁不散如裹結與
此同
一九知此是皮弁以諸侯朝王視朝常服
傳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
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
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
弔事弁絰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

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
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
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
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

二九鄭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
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
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
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
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士緇辟是其有雜色者焉

【疏】傳騏弁與顧命同箋破字為璂

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璂引此詩云其弁伊璂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璂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為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

玉璂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為
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
騏不破騏字為玉璂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
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
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
士也於爵弁之下文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
文止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玉
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
[illegible]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璂之[illegible]

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黒色郭璞三
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
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非
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

九 泉水下流是爾雅之沃泉
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
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水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

五 稂童稂亦謂宿田翁鄭易爲涼無據
也爲本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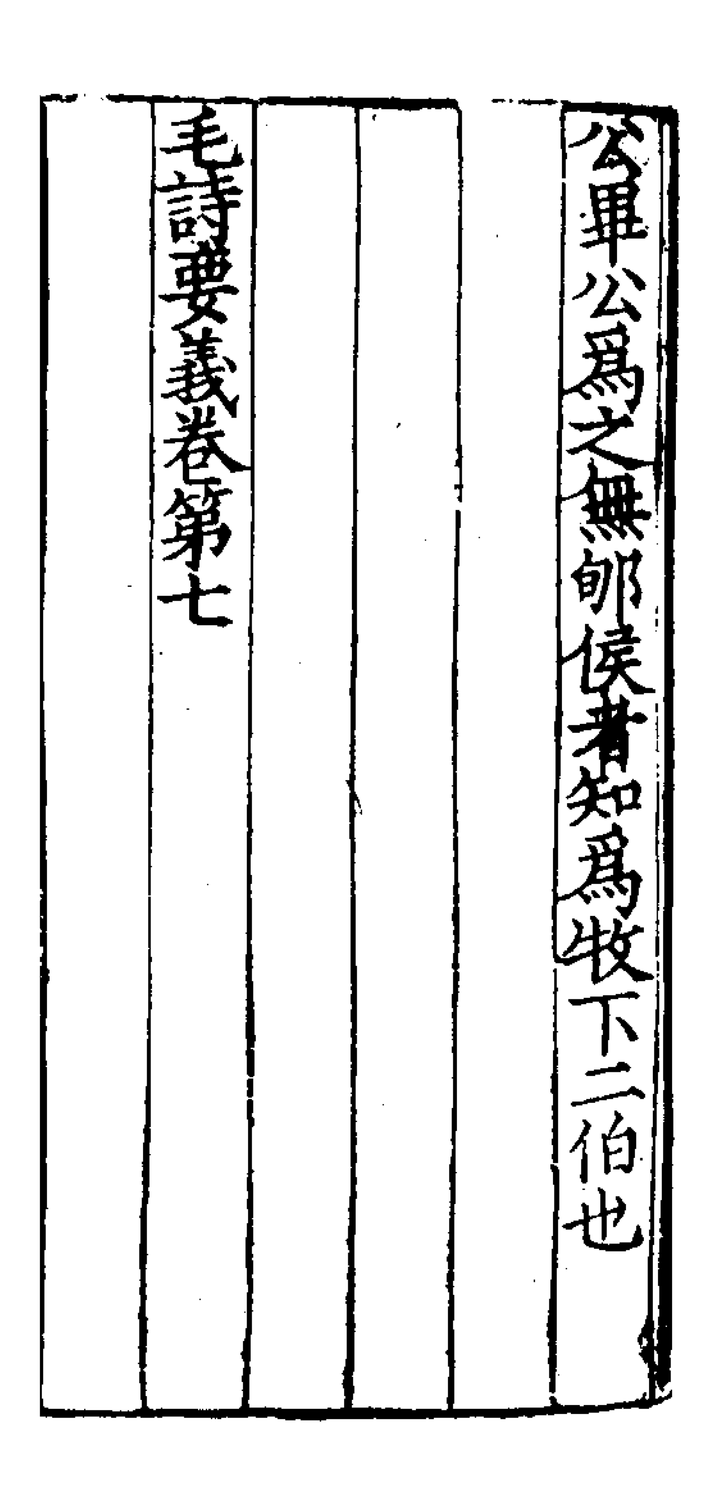
漢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崱嶷
者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
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
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
而病也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
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
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郇伯文王之子毛云二伯鄭云州伯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

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爲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爲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也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輒言諸侯朝

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
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
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
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
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
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
是文王之子也時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爲
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
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太



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毛詩要義卷第七